

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与渗透

蔡心心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近年来,德国职业教育开始显露“学术化”倾向,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发展和渗透。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教育改革以及欧洲地区的政策实施对德国职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市场开始重视高等教育领域,人们也重新看待高等教育。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德国职业教育开始寻求改革,建立了职业教育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扩大非传统学生进入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继续学习的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能力的识别程序,在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双元制课程,这些举措促使德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从总体趋势看,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与渗透是德国社会发展和个人选择的综合结果。

关键词: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应用科学大学;职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1)0003-0019-09

德国以其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而闻名。双元制的职业教育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德国工业和手工业的支柱,也是德国经济实力和福利的支柱。2017年4月初,德国联邦政府发布《2017年职业教育报告》,再次强调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保持和增强德国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支柱,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核心。^[1]2018年4月中旬,德国《2018年职业教育报告》指出,德国2017年度青少年失业率继续保持欧盟范围内最低,这体现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对经济的贡献力。^[2]报告强调,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是德国经济增长、社会福祉以及社会团结的根本基础。历史上,德国的技能形成体系包括职业和学术两条轨道。第一条轨道即职业教育培训,双元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条轨道即学

术教育,毕业后的学生一般从事学术研究。双元制为主的职业教育被广泛认为是德国职业资格模式的核心。在特定的德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与传统学术培养之间有着一条强烈的分界线,这两个领域被严格分开,渗透率很低。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的教育改革和扩张促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发生改变,职业教育也开始随之在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发展。

一、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与学术教育系统的传统分离

高等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制度秩序不同,制约了两者的渗透性。德国传统的技能形成模式包括两个严格分开的部门:高等教育系统和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系统。19世纪至20世纪

收稿日期:2020-09-04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国家、区域与全球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9XSS006,主持人:李倩雯)

作者简介:蔡心心(1991—),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

早期,这两个体系根据完全不同的构建原则,形成了各自的制度秩序。两个部门的秩序不同反映在相对应的教育路径上,以及与职业培训或高等教育有关的就业和工作结构,需要学术或职业教育专业活动之间有着相对清晰的区别,且交叉区域非常有限。这两个系统都受到不同的资金来源、治理制度和监管程序的制约(表1)。

国际上普遍认为二元制是德国资格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该职业培训体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即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手工培训行业,是在学徒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手工业行会学徒制培训是德国早期唯一的职业培训形式。^[3]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职业教育培训的重点是发展熟练工人,以确保数量和质量的需求。20世纪早期中等以上非全日制职业学校作为公司学徒制的一种对应形式建立起来,以普通职业教育和理论职业教育为重点。这种教育与文理中学或大学的学术教育轨道全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经济的发展日益需要一支更加专业化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于是在学徒制的雏形上加以改进,不断强化相关理论建设,由一元化的模式转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随着熟练工人从手工业向工业转移,这种方式在提供职业资质方面相当成功。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德国发布了若干法律条文及声明:1896年,《贸易管制法》(The Trade Regulation Act)

引入了一个为学徒提供进一步培训的学校;1920年,再培训学校改组改名为职业学校;1964年,德国教育委员会(The Germa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开始使用“二元制”一词;德意志联邦政府(西德)于1969年正式颁布了《职业训练法》(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用现代模式取代了传统的社团主义,将工会整合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指导中,从而满足了德国的社会模式。该法案标志着二元制作为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完成了其制度化的进程。^[4]从此,德意志联邦各个州的职业教育拥有了共同的基础,职业教育变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中世纪后期德国大学发展开始,高等教育就与职业教育严格分开。这是由于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的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处于不同的就业领域里。起初,学术教育只是与教会和法院部门的工作相关,后来发展为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在国家相关部门就业。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欧洲其他国家规模较小,其重点在于培训公务员、专业人员和科学家。大学毕业生在公共就业方面的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进入大学的典型途径是通过学校教育,而不是通过职业培训。从1780年到1840年,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必须要有正规的学校证书,正式学习权利和实际学习能力的发展被文理中学(Gymnasium)垄断。传统接受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学生是否能拿到文理中学的毕业资格证书,即Abi-

表1 二元制与高等教育的制度秩序比较

技能形成机构的不同标准	高等教育	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指导原则(主要目标)	学术专业主义	符合企业和劳动力市场要求的职业能力
课程标准参照	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系统知识	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资格的经济需求
政治治理	地方政府	社团模式:由社会伙伴(贸易协会、工商会)管理,受联邦法律管制
资金支持	以当地政府为主	以私营企业为主
学习者的定位	学生	有雇佣合同的学徒
学习过程的组织	大学;独立于工作场所的机构	公司;整合在工作过程中
教师资格	大学学位;博士	半职业性人员;硕士(技工)文凭;熟练工人文凭
入学条件	Abitur;A级学位(文理学校)	法律上不要求任何入学证书
与技能形式类型相关的就业领域	公共和私人行政部门的学术专业人员,研究和领导职位;自由学术职业	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熟练工作

数据来源:马丁·贝奇,安德烈·沃尔特.转型中的德国技能培养模式:从职业教育的双重体系到高等教育?(The German skill formation model in transition: from dual system of VET to higher education?).<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651-015-0181-x/tables/1>.

tur 的获得。与高等学术教育相反,没有法律规定职业教育的具体准入证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与通往大学的普通教育分开发展。这种严格分离的传统强烈地影响了 20 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导致职业培训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渗透性极低。

二、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与渗透的原因分析

传统上,德国的大学新生大多来自父母教育背景和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很少进入传统高等学府。以往二元制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占主导地位,高等教育仅占次要地位时,两个体系并存。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教育改革和扩张促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发生改变。21 世纪初以来,相关数据很明显体现了这些变化。2000 年,德国仅有 315 000 名一年级大学生,而到了 2013 年,大学入学人数增长至 507 000 名,首次超过二元制体系入学人数的 497 000 人。^[8]这个时间点被公认为是德国教育史上的转折点。^[9]纵观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今,这种明显的人数差距变化的过程并不是短期内的快速缩小。实际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开始出现几次波动。人们对于职业培训与传统学术教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职业教育开始往高等教育领域发展,应用科技大学的诞生深受欢迎,体现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教育的热情。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与渗透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

社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促使职业教育培训的认知要求提高。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对工人的要求也更高,传统的职业教育已无法满足学生技能的需求。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型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7]随着智能化社会的到来,近年来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而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数量急剧增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青睐高素质人才。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要求教育更灵活地去适应市场。之前专业和职能之间密切联系的工作组织已越来越被“过程导向”的新型工作组织和工作结构所取代。

公司和部门的传统结构受到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根据业务流程进行的公司比传统的组织和运营结构更灵活、更具流动性。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的供应和需求之间一直存在历史交替的不平衡循环。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知识化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变,学术就业水平长期保持持续上升。人们意识到了劳动力市场中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缺口。尽管从大学过渡到就业也有困难,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学毕业生的特定资格的失业率(qualification-specific unemployment)还处于非常低水平,而且是迄今为止与所有其他资格团体相比的最低水平。^[8]从回报率来看,通过估算教育对个人货币和非货币上的回报,则能很清楚地证实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些相关性在不同专业之间有显著差异,但它们对所有就业毕业生的平均水平是有效的。^[9]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已经明确地加强了高等教育路径的选择。

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协调市场经济中各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杰出范例,德国模式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工业合理化进程和向服务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从根本上影响了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双元制。在当下,除了其他非大学的研究机构外,无论是在学科基础领域还是应用领域,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知识生成和传播的动态场所。大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兴知识社会的资格模式,职业培训向高等教育转变是知识生产模式从经验型知识向不同形式的理论知识的根本转变。特别是在现代工作部门,技能形成的日益“学术化”反映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加强。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阶级结构的一些变化。基于此,社会和市场促使 20 世纪下半叶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职业教育培训的认知门槛不断上升,即对理论知识的要求提高了,职业教育开始寻求一定程度的“学术化”。

(二)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教育改革

1. 20 世纪 60 年代的教育扩张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出现了教育民主化运动。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

dorf)研究指出,6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子弟超过50%,但只有5%的大学生出身于工人阶层。^[10]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的不平等并做出相应的改变。自1960年起,德国教育系统开始进入教育扩张期。^[11]1960年德国18岁年龄组中等学校入学率为5.85%,1975年提升至18.60%。^[12]德国的教育改革和扩张逐渐促进了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格局的分化。教育的扩大使父母把孩子送到文理中学的机会有了客观的提高。另外,为了降低经济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学部分自1962年起,文理中学开始免收学费;而高中生的教育补助学金,亦由1970年开始引入。高等教育部分的改革也相类似,如废学费、制订教育补助金、设立综合大学等,都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重要改革措施。^[13]

2. 中等教育改革提高了中学入学率和毕业率

德国的中等教育是高度分层的,儿童在各种类型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后,很快就被分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欧洲引进综合教育的实践高潮时期,德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希望将三种传统学校统一起来,整合为同一类型的中学。德国传统的三种类型的中学分别为:实科中学(Hauptschule)、主体中学(Realschule)以及文理中学(Gymnasium)。实科中学强调为那些在学术领域表现较差的孩子提供实用的、以技能为基础的非学术性教育。文理中学致力于为更有学术前途的儿童提供自由、理论化的教育。主体中学介于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之间,提供了实用的技能和基础理论的混合教学。三者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教育分流系统。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德国引进了综合学校(Gesamtschule)作为传统的三级中等教育体系的替代方案。综合中学的思路是在一所学校建立三条不同的轨道,而不是传统的三种单独不同类型的学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管理的州试图通过创建这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中学来改革中等教育学校体制。综合中学的提出带有强烈的社会目标,期望借此达到社会整合的功能。但当西柏林第一所综合中学出现的时候很快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些学校的功能并不像字面所传达的意思,即普通学校或综合中学,而是作为与三种中学并列的第四种选择,但是综合中学的实践唤起了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此外,为改善中等教育

分流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70年代采取了重要的改革措施,即增设了定向阶段。所谓的定向阶段即为在小学四年级之后加长两年时间,让教师和家长帮助学生利用此期间充分了解自身的潜力和需求。

教育改革推动了中等阶段的就学率提升。以14岁的青少年为例,1960年的就学率为72%,1970年增为92.5%,到了1977年则已达100%。至于高等教育阶段,亦在此扩张期中,大大地增加了学生就学的机会。根据统计数据,德国在1950年时,净入学率仅为5%,经历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扩张期后,到1990年初已成长至30%,甚至到2000年后突破30%。^[14]尽管综合中学的改革不如预设的那样成功,但是学校多样化的类型也使得学生的选择自主权变大,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学习权利的比例也相应提高。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显示,2017年,德国20~24岁年龄段拥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人群的比例为53%。^[15]

(三) 欧洲地区的政策影响

1. 博洛尼亚进程促进德国高等教育发展

为了应对国际教育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满足欧洲就业市场的需求,改变欧洲高等教育体系,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了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进程称为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德国是《博洛尼亚宣言》的首批签署国,也是该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进程的主要内容是在“本、硕、博”三级学位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毕业生的成绩和证书在签约国之间的互认。该进程有效地推动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之初,德国新入学人数为31.5万人(2000学年),而2013学年人数升至50.9万人,增长了61.5%;德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也由2000学年的33.3%增至2013学年的57.5%。^[16]德国高等教育一直以洪堡大学所提倡的“学术自由”为理念,专注学术研究。博洛尼亚进程起源于解决欧洲的高等教育问题,但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德国开始重视大学教育的职业训练,专业课程的设置开始考虑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在博洛尼亚改革的职业化倾向和垂直分化影响下,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清晰分界线正日渐消散,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趋同的倾向。^[17]

2.哥本哈根进程加强德国职业教育的透明度及其在欧洲地区的流动性

2002年11月,欧盟各成员国在哥本哈根举行职业教育部长会议,会议发表了旨在加强欧盟职业教育和培训合作的《哥本哈根宣言》,这是哥本哈根进程(The Copenhagen Process)开始的标志。之后,各成员国不断对这一进程进行更新、补充和发展。2002—2010年为该进程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10—2020年。该进程包括以下内容: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加强职业教育透明度和流动性,发挥职业教育在终身学习中的作用。从工具层面看,欧洲职业教育一体化进程主要有四项重要举措:欧洲通行证、欧洲资格框架、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转换系统和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参考框架。^[18]其中,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QF)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08年4月23日正式批准建立的,其目的是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一个共同的资格互认参照标准,在尊重各国资格体系多样性的基础上提高资格体系之间的透明度、兼容性和可比性。^[19]这是欧洲国家资格制度之间的桥梁,对于帮助学习者和工作者的跨境流动以及整个欧洲的终身学习至关重要。截至2018年4月,35个国家正式将其国家资格框架与欧洲资格框架联系起来。^[20]欧洲的职业培训政策要求提高教育和培训项目的渗透性,并增加不同国家教育和培训系统之间的对等途径。^[21]在欧洲外部改革的影响下,德国进一步改善国内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促进职业教育不断发展。

(四)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重新审视和追求

德国的资格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收入分配、继续教育机会、健康指标或其他指数越来越紧密相关,这使得人们重新看待高等教育。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尤其是正规学位、证书和头衔在职位和地位分配的社会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学术学位或具有职业培训资格的专业活动之间存在着相对清晰的区分。高等教育主要是针对公务员的上层阶级和所谓的自由职业,而职业培训则在工业、商业和手工艺部门从事相关职业活动,学位持有人所从事的职业与职业培训相关性甚微。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意味着较大的

风险以及较少的机会,如更高的失业率或更低的收入。教育同时具有货币和非货币利益,高教育投入带来高回报,大多数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指标证实了这一看法。因此,不同群体之间的机会不均等甚至是两极分化促进了教育抱负的提升。理性选择理论、人力资本观点、教育的社会分配功能理论或精英主义概念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表明或支持这种解释。

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趋势,这种有效的教育运作功能已经明显地改变了相关人群的教育态度,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个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的重要途径。转变的教育意识和态度使得人们有了更高的追求水平,希望寻找最好的起点,以便在毕业后就业方面得到最好的机会,因而父母给予年轻人的教育决策建议越来越倾向于学术教育。学术学位的持有者所占比例直接影响了下一代学术学位的持有者的比例。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追求使得德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德国职业教育入学人数与学术教育入学人数从具有显著差异开始逐步走向趋同。较之以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高等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职业教育迈向高等教育,同时也促进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交流。这种两种模式的隔阂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已经开始慢慢消失。教育选择转变的决定性动力因素之一就是教育意识的提高,这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抱负。显然,教育决策和教育选择越来越关乎今后生活中的各种机会。

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与渗透的具体途径

(一)建立注重职业导向的技术性大学,丰富高等教育体系

由于二元制的存在,德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大学生的入学率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引起了社会上的批判,大众认为高等教育的低竞争力意味着发展的短板。因此,德国内部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招生名额,并且开始发展职业这一轨的高等教育。传统上,德国只有一种偏向学术类型的大学,主要是以研究为主,不提供就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而随着职业教育综合化的进行,德国开始改变单一的高

校类型,建立注重职业技能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各种应用型课程,主要面向就业,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是德国重建经济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德国高校高速扩张的时期,社会需要一大批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缩写FH)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鲜明德国特征的学校。应用科技大学成立时主要为学生教学和职业培训服务,开设工程技术和管理类应用课程,以满足当时高校学生数扩张需求。1968年,联邦政府将中等职业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重新组合并充实师资,升格为应用科技大学。1976年联邦政府发布《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将应用科技大学归入高等教育范畴,由此与传统大学构成高教体系二元结构。^[22]相对于综合型大学而言,应用科技大学侧重于工程、企业管理、社会工作和其他应用科学方面的职业导向课程,但二者学历等值,应用科技大学颁发的学位相当于学习年限四年的学士学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划分为两大类,即二战前创设和战后以此为模式创立的各类大学,总称为学术型大学,以及60年代末期由各类商业、农业职业和专业技术学校升格而成的高等专门学校。^[23]近年来,德国部分联邦州正在考虑授予部分科研能力突出的应用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且有的州已经通过立法,例如,2016年10月德国黑森州正式通过决议授予富尔达应用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应用科技大学和综合大学之间学位体系上的差距。

(二)提高非传统学生进入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继续学习的机会

传统上,德国职业教育一轨的非传统学生很难进入正式的、学术性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学习。通常,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和替代途径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被称为非传统学生(non-traditional students,简称NTS)。但在过去的10年里,政治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达成了政治共识,特别是工会和雇主协会,出现了新的政策关切。当局发布了为具有职业资格但无学校证书的高素质人员开放高等教育的规定,开始降低这些目标群体进入传统高等教育系统的准入门槛,这使他们有资格从事学术研究。

联邦政府采取了措施扩大对具有职业或继续

教育背景的新目标群体的准入。2009年3月,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简称KMK)商定了一项安排,同意增加非传统学生进入高等教育。这条路线通常被称为“第三条教育路线”(Third educational route)。根据KMK的决定,对于具有职业背景的申请入,特别是具有继续教育资格的申请人来说,入学机会已经扩大。职业资格持有者,如工匠、技师拥有相当于高中毕业证书证书的一般学习权利。虽然到目前为止,非传统学生进入传统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仍很小,但已有小幅增加。除此协议外,还有一些促进非传统学生入学的推广方案。最重要的项目是“教育向上流动——开放大学”(Upward Mobility by Education-Open Universities),由联邦政府与德国各州合作提供。^[24]德国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渗透性指标是完成高中职业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学生在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的比例,该比例的提高即意味着渗透性的提高。

(三)在高等教育机构实施二元制课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登符腾堡州的大专院校展开了二元制课程(Dual Study Programmes)。随后,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德国东部的大部分新州也开展了二元制课程。在教育体系中,这些机构最初是介于高等教育部门和职业培训部门之间,被授予ISCED1997 5B级别的资格。^①后来这些机构的大部分都发展成高等教育机构。应用科学大学是“二元制大学”课程模式的主要贡献者。

二元制课程将通常获得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课程与职业培训的一些要素结合起来。“二元学习”这个概念与职业培训的双元制有相似之处,即课程和职业培训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进行。但两者不同的是在课程学习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如应用科学大学取代了职业学校,承担着学术教育工作。学术学习与公司(或其他就业机构)的实践培训阶段交替进行。这种课程大部分是在应用科技大学开设的。与“普通”学生不同的是,二元制课程的学生通常以学徒身份与公司签订另一份合同,他们可以拿到学徒工资。二元制课程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学生能获得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学士学位和根据法律框架授予由商会认可的学徒资格。这种类型能获得两个证书,被称为“培训整合”(Training Integrated)。^[25]这些课程通常需要四

年时间,第一年通常从学徒期开始,第二年进行大学课程。这种形式鲜明地体现了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新关系。学生不必只在学术或职业轨道之间做出决定;相反,他们可以将这两种选择结合到一个联合方案中。二元制课程的第二种形式被称为“实践整合”(Practice Integrated),是将学术课程与公司的实践工作和培训的综合阶段结合起来,但只提供学术学位。就数量而言,这是主要的形式。两种形式的主要区别见表2所示。

二元制课程所具有的超出学术范畴的实践取向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由于学生在学习阶段能够获得培训工资,并且毕业后在公司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高。学生的职业前景相对乐观,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公司来说,二元制课程的主要优点是学生能够在特定时间内发展公司特定的能力,并且在融入组织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组织知识和价值观。虽然这种课程的实施仍然很少,但它在德国高等教育的全部课程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这种混合学习的扩展标志着人们对制度化教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传统区别。

(四)建立以二元制培养模式为基础的双元制大学

2009年,巴登符腾堡州将1974年建立的职业学院改制为二元制高等学校,即德国第一所二元制大学:巴登符腾堡州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 Baden-Wuerttemberg, Stuttgart, 简称DHBW)。巴登符腾堡州二元制大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所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正式成立于2009年3月1日。在办学模式上,二元制大学将中等职业教育领

域的双元制培养模式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学业中的理论教学部分在大学里进行,而实践教学部分则在企业或政府机构、基金会、社会救济机构等其他机构完成。这些合作机构也被称作“二元制伙伴”。在教学内容上,理论教学和实践学习两个阶段相互协调和衔接。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

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方法能力,还可以让他们在就读期间积累实际工作经验,获得日常工作中所必需的行动能力和社会能力。将“二元制”模式搬到高等教育领域同样为德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满足了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职业人才的强烈需求。把前职业学院转变成完整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发展其硕士课程表明了其学术倾向。

(五)实施职业能力的识别程序

此外,值得注意的作为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的德国职业学院(Berufakademie)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德国参与“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域的宣言”,开始了博洛尼亚进程。博洛尼亚进程后,职业学院可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机构才尝试对没有Abitur的申请人开放。职业培训教育机构一直顶着压力要求建立一个与高等教育的连接点,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必绕道通过文理中学(或类似机构)而进入大学。由此,德国开始重视建立职业能力的识别程序,认可职业教育的学习成果,以便非传统学生进入大学学习。认可事宜在博洛尼亚进程、哥本哈根进程和实施终身学习欧洲资格框架(EQF)的议程上十分突出。高等教育机构在经过正式的评估程序后,承认先前的学习成果等同于某些学习要求。这种理念与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分割传统截然相

表2 “培训整合”和“实践整合”的区别

类型	培训整合	实践整合
入学资格	大学入学资格,相当于Hochschulreife或者Fachhochschulreife	大学入学资格,相当于Hochschulreife或者Fachhochschulreife
与公司	培训或实习合约	实习、见习或(兼职)雇佣合约
课程概念	职业培训和学习计划的特定科目和时间相衔接	公司内部实习和学习计划之间有特定科目衔接
获得的资格	公认的职业资格、学士或硕士	学士
培训/学习时间	3~5年	3年

数据来源:德国的二元制课程: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好办法(Dual study programmes in Germany: a good way to enter the German labour market).<https://www.alumniportal-deutschland.org/en/study-continuing-education/study-training/dual-study-programmes-germany/>.

反,提倡向高度管制的授权系统引入开放和渗透的机制。由此,德国发布了资格框架(Deutsche Qualifikationsrahmen,简称DQR)。德国资格框架是对德国教育体系所产生的资格进行类型和等级归类的工具,是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参照欧洲资格框架及其制定流程,并依照其基本原则结合本国已有资格体系建立起来的。截至2017年8月,德国的八级资格框架共覆盖33种资格类型,涵盖普通教育领域中的各级普通教育毕业文凭、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中的职业资格和高等教育学历框架中的学历(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人员)资格。^[26]该资格框架能够使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必绕道通过文理中学(或类似机构)而进入大学。

四、讨论

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发展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应用科学大学及其他职业高等院校的出现为选择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发展可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完善自我的需求和理想。职业能力识别程序的诞生让职业教育的发展更加规范和有章可循。非传统学生进入学术高等教育机构则反映了这两者的界限开始慢慢模糊。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尽管有众多的入学途径,德国高等教育的入学途径还是以中学成绩证书为主。其原因可能有如下三个:一是对于传统大学而言,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德国大学已经存在的“过度拥挤”,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进一步开放政策;二是非传统学生没有文理中学提供的通识教育以及作为学习能力证明的高中毕业成绩证书,学生学习能力较难判断;三是对于非传统的学生来说,传统大学的就学形式不够灵活。这种学习并不是很有利于非传统渠道的学生的特殊需要,学生必须在离开或留在工作岗位之间做出决定,占主导地位的学习模式对希望就业的人并不真正有吸引力。为此,联邦政府也制订和执行了一些方案,包括建立承认程序以及灵活的课程提供方式。值得强调的是,远程教育课程中非传统学生占很大比例体现了对灵活学习形式的高需求,这类学生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更感兴趣,这些机构为那些对进一步对学术教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社会化课程。

双元制课程等其他措施的引入为德国的资格

体系增添了新的元素,超越了传统的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界限,让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加强。但这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双元制职业培训。多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青年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以及世界范围内对具有高中级资格的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很多国家都羡慕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27]但任何教育制度都必须契合采用该制度的国家的现有条件,并且必须适应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目标。而即便当下德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出现“学术化”的倾向,在参考借鉴德国经验的同时,更应该结合我国的当下实际情况。

一些专家和作者认为,高等教育正在成为资格标准,德国只是在适应高等教育全球扩张的趋势,但与此相反,也有一些警告的声音认为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参与标志着学术过度教育(Academic Over-education)。^[28]在德国,这被称为“学术狂热”,即高估了扩大高等教育参与的政治影响力。但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教育选择和路径系统内,大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个人而发展扭转,这种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短时间内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从长远来看,这是相对理性选择的结果,父母和年轻人已经现实地认识到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分配功能,这种认识引导他们做出相应的选择。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组织形式或调节机制是带有特殊社会和文化印记的,是对具体历史问题做出某种反应而形成的结果。^[29]德国职业教育倾向于向高等教育逐渐渗透,是德国社会发展和德国公民选择的综合结果。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LSCED1997)”,这属于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 [1]BMBF.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17[EB/OL]. [2018-12-29].https://www.bmbf.de/upload_filestore/pub/Berufsbildungsbericht_2017.pdf.
- [2]BMBF.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18[EB/OL]. [2019-03-12].https://www.bmbf.de/pub/Berufsbildungsbericht_2018.pdf.
- [3]黄日强.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 [4]苗晓丹.创新背景下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及质量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
- [5][9]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14[EB/OL]. [2019-05-01]. <https://www.bildungsbericht.de/de/bildungsberichte-seit-2006/bildungsbericht-2014/pdf-bildungsbericht-2014/bb-2014.pdf>.
- [6]BAETHGE M, WIECK M. Neue Konstellation zwischen Berufsausbildung und Hochschulstudium. Wendepunkt in de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J]. Mitteilungen aus dem SOFI, 2015(22): 2-5.
- [7]匡璇.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8]WEBER B, WEBER E. Bildung ist der beste Schutz vor Arbeitslosigkeit[EB/OL]. [2019-03-20]. <http://doku.iab.de/kurzber/2013/kb0413.pdf>.
- [10]彭正梅.分轨还是合轨:关于德国中等教育三元制的一些争论的考察[J].基础教育,2012,9(6): 112-118.
- [11]GLATZER W, HONDRICH K O.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West Germany, 1960-1990[M]. Montreal: McGill-Queen's Press-MQUP, 1992.
- [12]PEPIN C K, PAUL WINDOLF.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70-1990[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98, 38(4): 484-486.
- [13]余晓雯.德国教育系统中阶级不平等现象之研究[J].教育研究集刊,2008,54(3):33-64.
- [14]TEICHLER U. Hochschulstrukturen im Umbruch: eine Bilanz der Reformdynamik seit vier Jahrzehnten[M].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05.
- [15]20 to 24 year olds: more than half have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qualification[EB/OL]. [2020-06-05]. https://www.destatis.de/EN/Press/2019/02/PE19_055_213.html.
- [16]朱佳妮.搭乘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快车?——“博洛尼亚进程”对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35(6):66-74.
- [17]李益.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融通与交叉[J].德国研究,2016,31(3):112-123+128.
- [18]佛朝晖.“哥本哈根进程”中的意大利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7):52-56.
- [19]吴雪萍,郝人缘.欧洲国家资格框架:演变,特点与启示[J].教育研究,2016,37(9):116-125.
- [20]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QF). [EB/OL]. [2019-04-10]. <https://www.cedefop.europa.eu/en/events-and-projects/projects/europe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eqf>.
- [21]SPÖTTL G, WINDELBAND L. Innovation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 Successful Paradigm Shift within the Dual System in Germany[M]. Bremen: Institut Technik und Bildung, 2013.
- [22]陶东梅,STEINHARDT I,杨东平.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研究功能的扩展及启示[J].江苏高教,2018(7):104-107.
- [23]黄福涛.20世纪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与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101-107.
- [24]WOLTER A. Studium und Beruf im Wandel: Von der akademischen Persönlichkeitsbildung zur 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J]. Ideen und Realitäten von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3: 169-198.
- [25]WOLTER A, KERST C. The ‘academization’ of the German qualification system: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J].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 10(4): 510-524.
- [26]谢莉花,余小娟.德国资格框架实施背景下能力导向的职业教育条例设计[J].外国教育研究,2018,45(3):18-34.
- [27]HUMMELSHEIM S, BAUR M. The German dual system of init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its potential for transfer to Asia[J]. Prospects, 2014, 44(2): 279-296.
- [28]PÄTZOLD G. Die Akademisierungsfalle: Warum nicht alle an die Uni müssen und warum die Berufslehre top ist: Rezension[J]. Zeitschrift für Berufs- und Wirtschaftspädagogik, 2015,111(1):155-157.
- [29]陈莹.论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动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